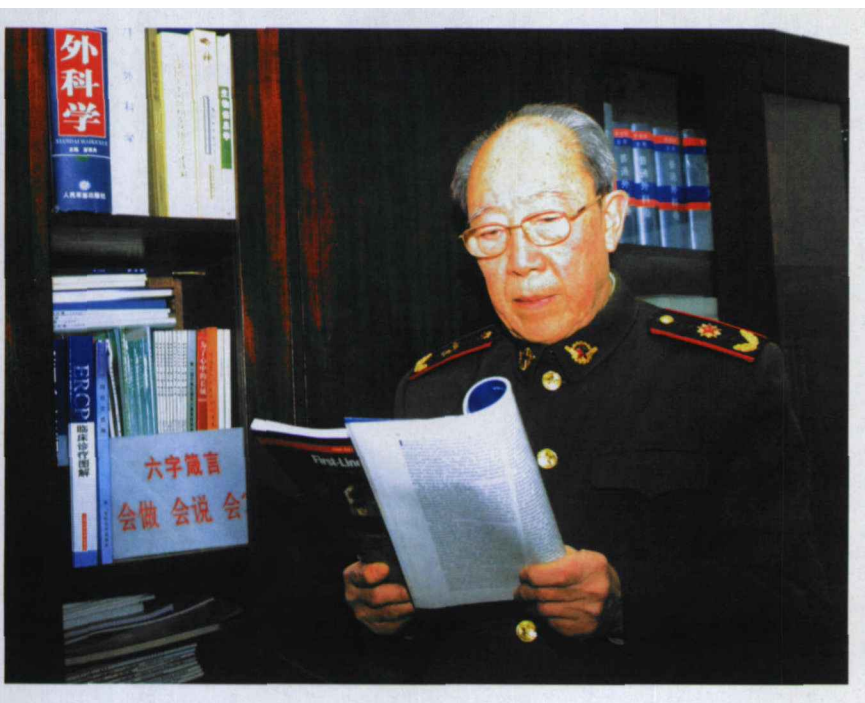


一代外科大师的真情人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

■ 本刊记者 于丽



吴孟超院士简介

1922年8月出生，福建闽清县人，马来西亚归侨。中国科学院院士，肝脏外科学家，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1949年7月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较早应用肝动脉结扎法和肝动脉栓塞法治疗中、晚期肝癌；80年代，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90年代，在中、晚期

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2006年，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一个穷苦人家，生活的贫困，使得父亲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5岁时，吴孟超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年小却很懂事的他边读书、边帮父亲割橡胶维持生活。1939年，抗日的风潮也使吴孟超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7

岁的他和同伴们几经辗转从云南回到祖国，由于战乱，一心想去延安的吴孟超只好入读了当时迁往昆明的同济附属高中。在那段日子里，为了求学，“抄报、卖报、做家教、卖衣服，什么办法都想了，才勉强度日。”高中毕业时，吴孟超报考了上海同济

医学院、并顺利被录取。从此，他跟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伯乐相马，师徒情深

在中国的医学界，有一对大名鼎鼎的师徒，就是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虽然吴孟超已经84岁高龄，而他的恩师裘法祖仅比他大8岁，但吴孟超仍坚持每周打电话问候老师和师母。每次老师来上海出差，他都会亲自到机场去接机，见到老师他必定亲自为老师打开车门并小心搀扶老师。吴孟超说，不管走到哪一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能忘记老师对自己的培养和帮助。

吴孟超就读于同济医学院时，裘法祖刚从德国回到上海，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解放初期，我国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的手术都能做，回国不久很快名扬上海滩，他的盛名更是在学校远为传扬，成为众多学生的偶像，学生们都被他传奇的人生经历、潇洒的风度气质和高超的手术技巧所折服。当时21岁的吴孟超更是暗下决心，以后要做外科医生。

但是1949年毕业时，吴孟超却遇到了一个关系他一生医学生涯的波折。他想留校在外科工作，于是找到教务主任，但教务主任的话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不看看

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吴孟超气得要命，拔腿就跑。当时，正好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华东人民医院在招聘，面试时，吴孟超好强、不服输的性格给当时的外科主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将他录取。1951年，华东人民医院改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成为了大学的附属医院，吴孟超成为了一名长海医院的外科医生。1954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本科读书时一直仰慕裘教授，却一直无缘接近他的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这位“中国外科之父”学习了。

他时刻留意老师的每一个动作，将老师的一举一动都用笔记记录下来，还专门收了一些病人请裘教授来开刀，为了学习，他晚上都睡在病人旁边。不论是查房、看病、开刀，吴孟超都寸步不离的“粘”着裘法祖。他的勤奋、他的认真给裘法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2年的贴身教导学习，吴孟超的手术水平越来越有裘氏刀法的风范了。

但是到了1956年，吴孟超升为主治医生时，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感到了一点迷茫，于是向恩师请教，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那时，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但是肝胆手术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的禁区。当时裘法祖也还没有涉足这一禁区，学习材

料、操作经验都是一片空白。就这样，在恩师裘法祖的指点下，吴孟超开始向肝脏外科这个禁区进军。

在他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忘记恩师裘法祖。在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荣誉称号时，他向所有的领导隆重介绍裘法祖教授是他的恩师，裘法祖感动得热泪纵横。有一次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裘法祖说：“吴教授的外科水平已经超过了。”吴孟超立即接着说：“如果真的能超过老师，那也是老师培养的结果。”

对工作，他有无限的热情

1958年，在裘法祖的指点下，吴孟超申请成立了与同事胡宏楷、张晓华组成的、由他担任组长的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这个禁区进军。在裘法祖的鼓励下，吴孟超和一个同事找到一本美国的《肝脏外科入门》，大约20万字，连夜的进行翻译，裘法祖帮忙将其出版。那时20几岁的吴孟超能在老师的帮助下出版一本书，感到特别的兴奋和莫大的鼓励。后来，吴孟超80岁生日的时候，裘法祖又将自己珍藏的一本送给了他作为生日礼物，更是让吴孟超感动不已。

为了研究好肝脏的结构，三人小组首先要制作出肝脏的标本，于是他们向医院附近的法医

检验所要来很多肝脏标本进行摸索练习，两年来，他们解剖了几百个肝脏标本。最后，终于制作成功了我国第一个肝脏腐蚀标本，并制作成功肝脏的血管模型。此后的吴孟超在肝脏外科这个禁区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美妙的乐章：

1960年3月，已经掌握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打破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纪录；

1963年夏天，他闯入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中肝叶切除术，这一成功使我国一举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

1975年，他为安徽的农民陆本海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肿瘤大小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

1983年，他成功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1993年，他和学生一起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腹腔镜下的肝癌切除手术；

在理论方面，他更是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

他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

他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他针对肝癌发现时晚期多、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

提出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即“二期手术”的概念，为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他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

他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吴孟超带领学生使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如今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站在了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

他的成绩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2006年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给他，以表彰他为我国肝胆外科学科做出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对学生，他有无限的温情

吴孟超对老师是如此的尊敬，对学生更是情深意切，宽厚慈爱。

沈峰是吴孟超的学生，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时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五点多，他怎么也想不到当时已年过花甲的老师会到机场接他。直到现在，已经成为肝胆外科著名专家的沈峰想起这件事还感慨良多。

除了宽厚和慈爱的一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



他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会做、会说、会写”，这是裘法祖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施乐华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在和他第一次谈话时就提出了“六字诀”的基本要求，从拉钩到打结，从下刀到探摸，从切除到缝合，吴孟超一一细心指导，并鼓励他大胆动手，不断提高学生做手术、特别是复杂手术的能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界知名的专家。

吴孟超认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麻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是吴孟超的得意弟子，这位当年上海市最年轻的麻醉科主任、上海市“银蛇奖”得主多次获得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他深有感触地说，在学术问题上，吴老的严谨和细致可以用“过分”来形容。对于学生即将发表的论文，不管多忙，他都会认真审阅，对一些言过其实的提法和描述，他会坚决修正或删除。因为吴孟超常说，医学来不得一点虚假。

吴孟超教授培养出来的78名硕士生、56名博士生和博士后中，有1人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8

人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总后勤部科技金、银、新星、中国有突出贡献博士等奖项。但吴孟超总说，他希望学生们能更有出息，因为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对病人，他有无限的真情

吴孟超曾经说过，“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对病人的一腔热情和爱心，是他不断创新进取的原动力，也是他作为医学家的魅力所在。

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

吴孟超看不上不负责任的医生，在他看来，漠视病人的生命，就是亵渎医生的神圣称号。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常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医生只有治病救人的义务，没有收受红包的权利，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在他

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钱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他们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能为病人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吴孟超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只要是他主刀手术的病人，无论什么时候再找到他，他都能想起当年手术的情况。因为，他心里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后记

吴孟超在医学生涯中已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他已84岁了，只要没有出差和开会，平均每天仍要做两台手术，吴孟超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也决不再上手术台，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吴孟超对工作有无限的热情，对病人有无限的真情、和恩师有亦师亦友的诚挚感情、对学生给予慈父般的教导、关心和爱护……

吴孟超的真情人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细回味、细细领略。也许，他今日的辉煌正是源于他的真心和真情。■